

连动结构类型的参数分析

杨永忠

(云南财经大学,昆明,650221)

摘要: 本文从参数差异的角度探讨连动结构的类型。根据本文的讨论,动词移位参数可以推导出两种类型的连动结构: SVO 型和 SOV 型。受事性的“强弱”本身不是参数,动词移位才是参数。根据分析,受事性的差异和连动结构各个成分顺序的差异最终由动词移位决定。连动结构宾语的出现和位置以及连动结构的句式转换均与动词移位的距离有关。动词移得越靠前,连动结构越容易违反语序-时序对应原则。这个发现还可以进一步在体标记的形态和无定量名短语宾语的分布等现象中得到印证,并且得到语言类型学证据的支持。

关键词: 连动结构, 动词移位, 宾语空缺, 参数理论, 语言类型

[中图分类号] H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14)10-0017-08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4.10.004

1. 引言

本研究中的连动结构(serial verb construction)指的是包含一个以上核心动词的短语,短语内部的语序为动宾或宾动,核心词和宾语之间不能插入句法性质不同的成分,主语和谓语之间允许插入句法性质不同的成分,各动词可共享宾语也可不共享宾语(Baker 1989)。动词与动词彼此之间有先和后、方式和目的等关系,它们可分别与同一对象相连,成为同一主语的两个或几个谓语,其中前一动词(V1)为第一谓语,后一动词(V2)为第二谓语(宋玉柱 1992; 邢福义 1997)。

- (1) a. 我种菜卖。(共享宾语)
- b. 我买书看。(共享宾语)
- c. 我抓住树枝爬上去。(共享宾语)
- d. 我上床睡觉。(无共享宾语)
- e. 他进城买东西。(无共享宾语)
- f. 他站起来拍桌子。(无共享宾语)

以上六句中动词 V1 和动词 V2 的顺序不可颠倒,即先发生的动作在前,后发生的动作在后。如果我们将上述六句中动词的顺序颠倒,句子则不合法,如例 2 所示。这表明连动结构不同于并列结构,如例 3 所示。

- (2) a. *我卖菜种。
- b. *我看书买。
- c. *我爬上去抓住树枝。
- d. *我睡觉上床。
- e. *他买东西进城。
- f. *他拍桌子站起来。
- (3) a. 她唱歌跳舞。=她跳舞唱歌。
- b. 她看电视织毛衣。=她织毛衣看电视。

V1 和 V2 顺序不能颠倒,是针对 SVO 型语言连动结构而言。对于 SOV 型语言连动结构,则不存在上述限制。

- (4) a. ŋu³³ thi²¹ su³³ li²¹ 彝语①
 我 他 找 去
 我去找他。
- b. the: fa xsə guə topu 羌语
 他 衣服 新 穿 喜欢
 他喜欢穿新衣服。
- c. ŋa³³ thu³³ ku³³ f d³³ so²⁴ 喀卓语
 我 领子 绣 学
 我学绣领子。
- d. ŋa⁵⁵ xo³¹ tɛa³¹ li³³ 哈尼语
 我 饭 煮 去
 我去煮饭。
- e. ŋa³¹ ma²¹ za⁵³ te³¹ ga⁵³ 拉祜语
 我 战士 做 想
 我想参军。

然而,并非所有的 SOV 型语言连动结构中的 V1 和 V2 顺序都可颠倒,如例 5-6 中的动词顺序就不能颠倒。

- (5) Áràú ingo dèrì pite-mí. Ijo 语
 她 罗网 织 设置-过去时
 她编织并设置了罗网。
- (6) Áràú zu-ye ákì buru teri-mí. Ijo 语
 她 篮子 拿 红薯 盖-过去时
 她拿篮子盖红薯。

对上述现象加以概括,就得到以下结构类型:

- (7) a. S+V1+V2
- b. S+V1+O+V2
- c. S+O+V1+V2
- d. S+V1+V2+O2
- e. S+V1+O1+V2+O2
- f. S+O1+V1+O2+V2

作者简介: 杨永忠,云南财经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句法学和语义学。电子邮箱: wmyong@yeah.net

g. S+O₂+V₂+V₁

h. S+V₂+V₁

实际上,例 7a 与 7h、7c 与 7d、7e 与 7f 以及 7g 正好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语序:SVO 和 SOV。语序只是改变了动词与宾语的线性顺序,但并不影响二者间的句法语义关系。如果将宾语忽略不计,那就可以得到两种最基本的连动结构类型:S+V₁+V₂ 和 S+V₂+V₁。两个类型中,前者遵循语序-时序对应,后者则不遵循语序-时序对应。换言之,SVO 型语言连动结构连用动词之间的次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遵循临摹概念领域的时间顺序,即 V₁ 始终位于 V₂ 之前。SOV 型语言连动结构中,有的遵循“临摹原则”^②,有的则违反该原则,形成 V₂ 位于 V₁ 之前,如玛曲藏语(参见戴庆厦、邱月 2008a,b)。

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连动结构的特征、性质、构词方式、句法分布、语用限制、语义指向、论元结构及其实现方式等方面,但对其各个子范畴在句法上的类型差异却未作研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连动结构的结构复杂,内部语序多变,语义解释不确定,结构性质确定不统一,学者们在很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难以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此,本文拟在生成语法学理论框架内,从参数差异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2. 连动结构的参数分析:

宾语空缺与动词移位

根据生成语法的“原则与参数理论”(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framework),语法由“原则”和“参数”两大部分组成(Chomsky 1981)。“原则”具有普遍性,适用于所有语言。“参数”在不同语言里可以有不同的值,参数的值决定了个别语言的面貌。除了解释不同语言的差异外,参数理论同样适用于连动结构研究,解释连动结构的差异。本文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参数方面,特别是动词移位方面。基于 Pollack (1989)的研究,我们提出连动结构宾语空缺与动词移位参数,认为连动结构之间的差异源于宾语空缺和动词移位,宾语空缺触发动词移位,动词移位旨在实现对宾语的赋格要求。根据此论断,连动结构中的一系列语言现象都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包括格结构的词序、V₁ 和 V₂ 的词序、SVO 型语言连动结构和 SOV 型语言连动结构的形成、共享宾语和无共享宾语连动结构的形成等问题。如果连动结构动词移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连动结构宾语的出现和位置以及连动结构的句式转换均与动词移位的距离有关。具体地说,SVO 型连动结构宾语/动词比单一动词宾语句宾语/动词移得更靠前,SOV 型连动结构宾语/动词比 SVO 型连动结构宾语/动词移得更靠前。动词移位参数可以简化为:

SOV 型连动结构宾语/动词 > SVO 型连动结构宾语/动词 > 单一动词宾语句宾语/动词

该模型显示:连动结构的转换与其宾语受事性的“强弱”和动词赋格能力的“强弱”有关。假如连动结构宾语出现在一个固定位置,即宾语的底层,那么,动词移位距离与受事宾语类型存在关联性:受事宾语类型按上述等级依次出现,动词移位距离由短变长,而且,越靠左,受事性程度越弱,受到的句法限制越多,句中使用时体标记、限定词、被动标记、“把”标记的可能性也就越小;相反,越靠右,受事性程度越强,受到的句法限制越少,句中使用上述标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该模型中提出的连动结构宾语/动词移位参数,正好解释了连动结构语序-时序对应原则的约束力,即:词移得越靠前,连动结构越容易违反语序-时序对应原则。

根据我们对原则与参数理论的分析,受事宾语的“强弱”不是一项参数,而是动词移位参数的一种结果。上述描述纯粹只是经验描写,缺乏形式化表述,“强弱”等概念在语法系统内较难操作。相比之下,动词移位是一种形式化手段,移位的距离在语法系统内可以进行操作,理论上能够解释语言现象以及连动结构类型之间的差异(参见邓思颖 2006;杨永忠 2009b)。

3. 动词移位参数与词尾的关系

我们假设体标记衍生于动词短语之前的某个位置。以完成体标记为例,体标记“了”原本衍生于动词之前的位置。由于“了”在形态上属于词尾(助词),这种词尾的特性吸引了动词移位,形成了单一动词宾语句“动词+了”的词序,如例 8 所示。

(8) 我买了书。(主语 动词+了 t_i 宾语)

与此类似,例 9 应该有同样的分析,即动词移位是受到词尾的吸引所致。连动结构中吸引动词移位的可以是体标记“了”或“过”。

(9) a. 我过买书。我过看书。→我买过书。我看过书。
→我买过书看过书。→我买过书看。

b. 他过拔钉子。他过用钉子。→他拔过钉子。他
用过钉子。→他拔过钉子用过钉子。→他拔过
钉子用。

c. 我过种菜。我过卖菜。→我种过菜。我卖过菜。
→我种过菜卖过菜。→我种过菜卖。

我们认为连动结构是由两个分句合并而成,每一个分句在合并前都带有体标记“过”,如例 10a。“过”首先吸引动词移位,形成了“动词+过”的词序,如例 10b。然后,格标记吸引动词移位,形成了“动词+过+格标记”的词序,如例 10c。两个分句通过连词合并形成一个句子,如例 10d。删略连词,第二分句的左边界省略,第二分句主语以 pro 形式出现,两个动词短语受同一个主语支配,如例 10e。为了避免句法冗余,删除第二个体标记和宾语,如例 10f。

- (10) a. 主语 名词宾语 过 动词 主语 名词宾语
过 动词
b. 主语 名词宾语 动词_i 过 t_i 主语 名
词宾语 动词_j 过 t_j
c. 主语 动词 过_i 名词宾语 t_i 主语 动
词 过_j 名词宾语 t_j
d. 主语 动词 过 名词宾语 连词 主语
动词 过 名词宾语
e. 主语 动词 过 名词宾语 ~~连词~~ pro 动
词 过 名词宾语
f. 主语 动词 过 名词宾语 pro 动词 ~~连
词~~ 名词宾语

我们以“我种过菜卖”为例。该句首先生成“我菜过种”和“我菜过卖”，体标记“过”吸引动词移位，生成“我菜种过”和“我菜卖过”，动词与体标记一起继续移到名词宾语前面，生成“我种过菜”和“我卖过菜”。为了生成一个单一的句子，必须添加连词，以便将两个分句连接在一起，生成“我种过菜 CONJ^③ 我卖过菜”。根据连动结构的定义，连动结构中动词短语之间不能有连接手段，因此，连词必须删除，生成“我种过菜~~CONJ~~ 我卖过菜”。由于连词被删除，造成第二分句的左边界省略，根据连动结构主语必须共享的规定，第二分句主语必须以隐性形式存在，即 pro，生成“我种过菜 pro 卖过菜”。由于连动结构只允许一个主谓词存在，只有该主谓词可以携带时体标记，第二分句的体标记“过”必须删除，又由于第一分句动词和第二分句动词共享同一个宾语，为了避免句法成分冗余，第二分句动词宾语必须删除，因此，最终生成“我种过菜卖”。无共享宾语 SVO 型连动结构与共享宾语 SVO 型连动结构均如此，但 SOV 型无共享宾语连动结构则不同。例如彝语“ŋu³³ (我) thi²¹ (他) su³³ (找) li²¹ (去)”和喀卓语“ŋa³³ (我) thu³³ ku³³ (领子) fa³³ (绣) so²⁴ (学)”，其生成过程如例 11 所示。

- (11) a. ŋu³³ (我) li²¹ (去) + ŋu³³ (我) thi²¹ (他) su³³ (找)
→ ŋu³³ (我) li²¹ (去) CONJ ŋu³³ (我) thi²¹ (他) su³³
(找)
→ ŋu³³ (我) li²¹ (去) ~~CONJ~~ ŋu³³ (我) thi²¹ (他) su³³
(找)
→ ŋu³³ (我) li²¹ (去) pro thi²¹ (他) su³³ (找)
→ ŋu³³ (我) thi²¹ (他) su³³ (找) li²¹ (去) t_i t_j
b. ŋa³³ (我) so²⁴ (学) + ŋa³³ (我) thu³³ ku³³ (领子)
fa³³ (绣)
→ ŋa³³ (我) so²⁴ (学) CONJ ŋa³³ (我) thu³³ ku³³
(领子) fa³³ (绣)
→ ŋa³³ (我) so²⁴ (学) ~~CONJ~~ ŋa³³ (我) thu³³ ku³³
(领子) fa³³ (绣)
→ ŋa³³ (我) so²⁴ (学) pro thu³³ ku³³ (领子)
fa³³ (绣)
→ ŋa³³ (我) thu³³ ku³³ (领子) fa³³ (绣) so²⁴ (学)
t_i t_j

例 11 显示：宾语 O1 为空位，宾语 O2 为了填充该空位而移位至 O1 处，以便获得题元特征，动词 V2 为实现对 O2 的赋格^④而移位至轻动词 v 位置并与其合并，形成 S+O2+V2+V1 连动结构。如果 O1 不为空位，O2 就没有移位的动机，V 同样也就没有移位的动因。这一点在例 5-6 中表现得很清晰。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为 SOV 型语言，彝语、羌语、哈尼语、拉祜语等可有 S+O2+V2+V1 连动结构，而朝鲜语、Miskito 语、Ijo 语等却无 S+O2+V2+V1 连动结构。可见，决定 S+O2+V2+V1 连动结构能否成立的关键在于 O1 是否为空位，而与语言是 SVO 型或 SOV 型无关。换言之，如果 O1 为空位，SVO 型语言连动结构 V2 和 O2 同样发生了移位，但移位距离没有 SOV 型语言连动结构长，其移位落脚点位置在句法层级结构中低于 V1，因而没有形成 SOV 型语言 S+O2+V2+V1 连动结构。

- (12) a. S V1 Φ V O2 → S V1 V2_i O2_j t_i t_j
b. S Φ V1 O2 V2 → S O2_i V2_j V1 t_i t_j

例 12a 显示：SVO 型语言连动结构 V1 前置于 O1，V2 前置于 O2，当 O1 为空位时，V2 和 O2 发生移位，但不可越过 V1，因为 O2 是为填充 O1 空位而移位，O1 后置于 V1，而 V2 则是为实现对 O2 的赋格而移位，同样不能越过 V1。因此，SVO 型语言无法生成 S+O2+V2+V1 连动结构。例 12b 显示：SOV 型语言连动结构 V1 后置于 O1，V2 后置于 O2，当 O1 为空位时，O2 可以移位至该空位，以便获得题元特征，相应地，V2 可以移位至 V1 之前，以便对 O2 赋格^⑤，因而形成 S+O2+V2+V1 连动结构。一般而言，V1 仅仅支配 O1，VP1 支配 VP2，如果光杆 V1 支配 VP2，则可生成 S+O2+V2+V1 的 SOV 型连动结构。因此，S+O2+V2+V1 连动结构的生成条件可以概括为例 13：

- (13) VP2 前置于 VP1，当且仅当 O1 为空位，V1 支配 VP2。

彝语、羌语、喀卓语、哈尼语、拉祜语等语言连动结构中 O1 为空位，O2 可以移入该位置，V2 移位至 V1 之前，生成 S+O2+V2+V1。相比之下，朝鲜语、Miskito 语、Ijo 语等语言连动结构中 O1 并非空位，O2 无法移入 O1 位置，V2 同样无法移位，因而无法生成 S+O2+V2+V1。

由此看来，连动结构分析模式假设不仅可以解释 S+V1+V2 连动结构，而且可以解释 S+V2+V1 连动结构。不难看出，这一分析模式具有以下三点优势：(1) 它可以对 SVO 型和 SOV 型语言连动结构作出一个统一的解释，避免 Baker (1989) 和李亚非 (2007) 在理论上的自相矛盾^⑥；(2) 它可以对以汉语为代表的临摹原则优先型语言连动结构和以彝语、羌语等藏缅语为代表的抽象原则优先型语言连动结

构作出统一的解释；(3)它可以对宾语共享类型连动结构和非宾语共享类型连动结构作出统一的解释，克服 Baker(1989)在解释此类语料时所遇到的

(14) a. ηa^{33} $n u^{51}$ $p h e^{755}$ $p a^{31}$ $l o p^{33}$ $l a^{55}$ $\eta a i^{51}$ $m i^{33}$ $m a^{31}$ $z i^{33}$ $j a^{33}$ $s a^{33}$ $\eta a i^{33}$. 景颇语

我 妈妈(宾助) 衣服 一 一 买 给

我买给妈妈一件衣服。

b. ηa^{55} a^{31} $m a^{33}$ $j o^{755}$ $p h e^{55}$ $x o^{31}$ $t e h i^{31}$ $x o^{55}$ $v \gamma^{55}$ $b i^{31}$. 哈尼语

我 妈妈(宾助) 衣服 一 一 买 给

我买给妈妈一件衣服。

例 14 显示：两个动词相连，且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都置于两个动词之前。与例 13 不同的是，该组例句中的 V1 和 V2 部分共享论元，即 V1 既可以支配 O₁，也可以支配 O₂，V2 也如此。因此，O₁ 虽然不为空位，但 O₂ 可以与 O₁ 嫁接，而 V2 则留在原位。这与我们提出的连动结构分析模式并不冲突。相反，例 13 中的 V1 和 V2 只能分别支配 O₁ 和 O₂。我们将这一发现概括为例 15。

(15) O₂ 与 O₁ 嫁接，当且仅当 V1 和 V2 可以支配 O₁ 和 O₂ 并对其赋格。

根据例 15，双宾连动结构的生成可能有两种分析，如例 16 所示。

(16) a. S O₁ O_D[⊙] V1+S O₁ O_D V2

→S O₁ O_D V1 CONJ S O₁ O_D V2

→S O₁ O_D V1 ~~CONJ~~ S O₁ O_D V2

→S O₁ O_D V1 pro O₁ O_D V2

→S O₁ O_D V1 $\Theta_i \Theta_e$ V2

→S O₁ O_D V₁ V2

b. S O₁ V1+S O_D V2

→S O₁ V1 ~~CONJ~~ S O_D V2

→S O₁ V1 CONJ S O_D V2

→S O₁ V1 pro O_D V2

→S O₁ O_D V1 t_i V2

→S O₁ O_D V1 V2

例 16a 中，V1 和 V2 同时支配 O₁ 和 O_D，并对其分别赋予宾格和与格。两个分句合并后，经过连词删除、主语省略后形成 S O₁ O_D V1 pro O₁ O_D V2，为了避免句法冗余，第二分句中的 O₁ 和 O_D 删除，生成 S O₁ O_D V1 V2。根据此分析，O_D 并未发生嫁接操作。例 16b 中，V1 和 V2 分别支配 O₁ 和 O_D，并对其分别赋予宾格和与格。两个分句合并后，经过连词删除、主语省略后形成 S O₁ V1 pro O_D V2，为了满足双宾结构的句法要求，O_D 提升移位并与 O₁ 嫁接，V2 则留在原位，与 V1 合并形成单一动词，生成 S O₁ O_D V1 V2，满足 Barss 和 Lasnik(1986)对双宾语结构中两个宾语不对称性的概括，即间接宾语成分统制直接宾语。我们对例 16a 和 16b 进行比较后发现，16a 不够合理，因为 V1 如果能够同时支配 O₁ 和 O_D，那么 V2 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 V1 只能支配 O₁，V2 只能支配 O_D，那么，O₁ O_D V1 就不能是从基础上生

问题。

然而，SOV 型语言中的景颇语和哈尼语存在双宾连动结构，即 S+O₁+O₂+V1+V2，如例 14 所示：

成的。相反，16b 中的 V1 和 V2 只是分别支配 O₁ 和 O_D，V1 和 V2 均具有存在的意义，O₁ O_D V1 是嫁接移位生成的结果，因而更为合理。

根据何晓炜(1999,2004)的假设，名词短语在词汇矩阵(lexical array)中已获题元角色；相关名词短语的题元角色在进入句法推导后得到允准；双宾结构的合并次序受题元层级的调节和控制。根据我们所采用的假设，V 首先与题元层级中最低的、带有受事角色的名词短语合并，使这个名词短语的题元角色得到允准，再与带有目标题元角色的名词短语合并，构成 VP，如例 17 所示。

(17) [_{VP} O₁[[_V V O_D]]]

例 17 中，O₁ 成分统制 O_D，符合双宾结构中这两个名词短语间的结构关系。在双宾连动结构中，v 的一致性特征作为探针，与离它最近的 O₁ 建立一致性关系，并对其赋予结构格，V 则对 O_D 赋予固有格。这样，两个宾语的格特征就都得到赋值。

4. 动词移位参数和量名短语宾语

连动结构的动词移位参数不仅可以解释连动结构的分布，而且可以解释宾语的指称属性和无定(indefinite)名词宾语的分布。连动结构宾语可以有表示无定的名词短语，其中只有量词而无数词，简称“量名短语”，如例 18。我们认为，像例 18 这样的量名短语中的名词在句法上受到制约，即名词宾语的语义属性必须得到允准。

(18) a. 我种菜；卖 Φ_1 。=我种菜并卖所种的那种菜。

b. 我抓住树枝；爬 Φ_1 上去。=我抓住树枝并爬到那根树枝上去。

c. 我倒了三杯水喝。=我倒了三杯水并喝了那三杯水。

O₁ 和 O₂ 的语义所指相同，语义等值。O₁ 的语义指称属性决定 O₂ 的语义指称属性。如果前者为定指，则后者亦为定指；如果前者为非定指，后者同样亦为非定指。可见，O₂ 的句法语义特征必须得到 O₁ 的允准。

(19) a. *我种菜卖棵菜。

b. *我买书看本书。

c. *我倒了三杯水喝了杯水。

例 19 表明，作为 V2 域内论元的量名短语无法

得到句法的允准。O1 可以为不定指,但 O2 必须为定指,否则不合法。如果 O2 以完整量名短语形式表示不定指,结构仍不合法,如例 20 所示。

- (20) a. *我种菜卖一棵。
b. *我买书看一本。
c. 我倒了三杯水喝了一杯。

例 20 表明, V1 和 V2 共享同一个域内论元^⑧(参见 Collins 1997:46),而不是整个 NP,而且量词具有指称意义。可以说,连动结构中 V1 与 V2 共享宾语, O2 在句法上必须无语音形式,在语义上倾向于定指。O2 与 O1 语义等值,但 O2 必须无语音实现^⑨。V1 和 V2 具有时间依赖性,二者共享同一个 NP,共享的 NP 表示共同的所指(Chang 1990)。因此,连动结构的生成必然经历 O2 被删略的句法操作过程,以满足经济原则的要求。共享宾语^⑩连动结构 O2 的取值依赖于 O1。这表明:两个宾语之间存在“算子-变项”(operator-variable relation)关系。从技术的角度说, V2 的空宾语 O2 实际上是一个空算子,在移位至[Spec CP]后,在原来的宾语位置留下一个变项(参见胡建华 1997;刘辉 2009)。如果我们联系动词移位参数来考虑,就会发现,得到允准的无定量名短语宾语均为共享宾语 O1 和非共享宾语 O2,而无法得到允准的无定量名短语宾语均为共享宾语 O2。进一步说,连动结构共享宾语 O1 和非共享宾语 O2 前可以有限定词和全称量化语,而共享宾语 O2 前则不允许。

- (21) a. 我种了一些/这些菜卖。(共享 O1)
b. 我买了一本/那些书看。(共享 O1)
c. 他进城买一些/那些东西。(非共享 O2)
d. 他跳起来打那个孩子。(非共享 O2)
(22) a. *我种了菜卖一些/这些。
b. *我买了书看一些/这些。

例 21-22 表明,空位成分投射是为了满足中心词的选择限制。及物动词需要宾语,当及物动词后无显性词项时,投射的是空宾语,这样,选择限制得到了满足,只有被选择的成分才能投射,即动词结构中缺失的成分只能是及物动词的宾语(李艳惠 2005)。既然量名短语的空数词必须得到允准,因此,假如 O2(或有格标记空位成分^⑪)可以作为允准空数词的一个条件,那么可以推断,无定量名短语的合法性与 O2 的出现有关,凡是 O2(或有格标记空位成分)为共享宾语的连动结构原则上都能允准量名短语。如果 O2(或有格标记空位成分)的出现与动词移位有关,那么就可以把无定量名短语的合法性和动词移位参数联系起来,可以有无定量名短语和定量名短语的名词短语往往是共享宾语 O1 和非共享宾语 O2,而没有无定量名短语宾语和定量名短语的名词短语则是共享宾语 O2。这个现象可以概括

为,共享宾语 O1 和非共享宾语 O2 可以投射成 DP,而共享宾语 O2 不能投射成 DP。共享宾语 O1 可以有显性形式,共享宾语 O2 只能以隐性形式存在, O2 必须与 O1 语义等值。如果共享宾语 O2 投射成 DP,则表明 O2 与 O1 语义异指,而 O2 的核心论元与 O1 的核心论元同指,势必造成语义指向上的矛盾和论元指派的冲突。而且,如果共享宾语 O2 投射成 DP,则表明 O2 显性存在,那就违反了共享宾语必须删除以避免句法冗余的规定。实际上,共享宾语 O2 受 O1 的约束^⑫,它们之间存在“算子-变项”关系。只有当 O2 与 O1 异指,二者之间不存在“算子-变项”关系, O2 方能投射成 DP。此时, O2 以显性形式存在, O1 则为显性 NP 或隐性 NP。根据李艳惠(2005),在格被指派的情况下,格必须由显性词汇成分来实现;在没有被指派格的情况下,不允许出现空位成分。如果中心词选择空语类 E 作为补足语,则 E 必须投射; E 只有被中心词选择时才能以零形式生成,即无词汇形式。O2 之所以为空位,就是因为其已经被 V2 选择并与 V1 共享;如果 O2 已经被 V2 选择但不与 V1 共享,则 O2 必须显性存在并投射。O2 处于论元位置,因此 O2 是有格位的。O1 和 O2 具有不同的句法地位, O1 为空位会触发由 V2 和 O2 构成的 VP2 移位;相反, O2 为空位却不会触发由 V1 和 O1 构成的 VP1 移位。另一方面, VP2 充当 VP1 的补足语,表示目的、结果或状态。VP2 的隐性主语由句子主语(即 IP 的标志语)控制(参见杨永忠 2009a)。这一点与 Li 和 Thompson(1981)的结论相异。Li 和 Thompson(1981)将 VP1 分析副词修饰语,嫁接于 VP2,并修饰 VP2,即“嫁接语-主谓词”分析模式。这样一来,汉语例句“他跪下来求我”就应当分析为例 23。

- (23) [_{IP} 他_i [_{VP} [_{Adjunct Clause} pro_i 跪下来] 求我]]

例 23 中, VP1“跪下来”充当嫁接语(adjunct), VP2“求我”则为主谓词。如果 VP1 和 VP2 是嫁接语和主谓词的关系,那么, VP1 就有可能嫁接于 VP2 的右侧即 VP2 之后,而这显然不合法,如例 24:

- (24) * [_{IP} 他_i [_{VP} 求我] [_{Adjunct Clause} pro_i 跪下来]]

因此,我们认为,“嫁接语-主谓词”分析模式具有以下缺陷:首先,它无法确定连动结构 V1 和 V2 的线性顺序和结构位置,无法解释连动结构中的语序-时序对应原则。其次,它只能解释部分汉语连动结构现象(即 V1 后接“起来”、“着”等补语标记或体标记的连动结构),并不能合理地解释所有汉语连动结构现象(如 V1 后接“了”、“过”等体标记或无任何时体标记的连动结构)。第三,它无法解释藏缅语中的双宾连动结构和“SO2V2V1”连动结构以及 Miskito 语、Ijo 语、Yatye 语、Kwa 语、Yoruba 语、Nupe 语、Sranan 语等非洲语言和朝鲜语等 SOV 型语言连

生成取决于 O1 是否具有 [+ACC] 特征。

(29) 主语 宾语₂ 动词₂ 动词₁ t_i t_j

(30) a. Chelswu-ka chayksang-ul (桌子) [+ACC]
twutulki-e(打) pwusi-ess-ta(破)

→* Chelswu-ka chayksang-ul (桌子) pwusi-ess-ta(破) twutulki-e(打)

b. John Mary-ra [+ACC]pruk-an(打) Bill plap-an(跑)

→* John Mary-ra Bill plap-an (跑) pruk-an(打)

c. Áráú ingo(罗网)[+ACC] déri(织)pite-mí(设置)

→* Áráú ingo(罗网) pite-mí(设置) déri(织)

(31) a. ŋu³³(我)Φ[-ACC] li²¹(去) thi²¹(他) su³³(找)

→ŋu³³(我) thi²¹(他) su³³(找) li²¹(去)

b. the:(他) Φ[-ACC] topu(喜欢) fa(衣服) xsə(新) guə(穿)

→the:(他) fa(衣服) xsə(新) guə(穿) topu(喜欢)

c. ŋa³³(我)[-ACC] so²⁴(学) thu³³ ku³³(领子) f_i³³(绣)

→ŋa³³(我) thu³³ ku³³(领子) f_i³³(绣) so²⁴(学)

d. ŋa⁵⁵(我)Φ[-ACC] li³³(去) xo³¹(饭) tea³¹(煮)

→ŋa⁵⁵(我) xo³¹(饭) tea³¹(煮) li³³(去)

e. ŋa³¹(我)Φ[-ACC] ga⁵³(想) ma²¹ za⁵³(战士) te³¹(做)

→ŋa³¹(我) ma²¹ za⁵³(战士) te³¹(做) ga⁵³(想)

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在 SOV 型语言中,共享宾语 O1 和非共享宾语 O2 位于动词的前面,因此,动词无需移位即可生成连动结构;相反,在 SVO 型语言中,上述宾语位于动词的后面,因此,动词必须移位方能生成连动结构。这表明,我们提出的动词移位参数假设得到了语言类型学证据的支持。

(32) a. O1 V1 O2 V2 (Ijo 语)

b. O1 V1 V2 (朝鲜语、Ijo 语)

c. O2 V2 V1 (彝语、羌语、哈尼语、喀卓语、拉祜语)

d. V1 O1 V2 O2 (汉语、Yatye 语、Sranan 语、Kwa 语)

e. V1 O1 O2 V2 (Miskito 语)

f. V1 V2 O2 (Yoruba 语、Nupe 语)

g. O1 O2 V1 V2 (景颇语、哈尼语)

例 32 表明:首先,如果 V2 可以移位至 O2 之前,则 V1 一定可以移位至 O1 之前;如果 V2 可以移位至 V1 之前,则 O2 一定可以移位至 V1 和 O1 之前。然而,如果 V1 可以移位至 O1 之前,则 V2 不一定可以移位至 O2 之前。其次,根据句法分布,存在两种语言类型,即 OV 型和 VO 型。前者包括 O1V1O2V2、O1O2V1V2、O1V1V2 和 O2V2V1,后者包括 V1O1V2O2、V1O1O2V2 和 V1V2O2。就动

词和宾语的排列顺序而言,V1O1V2O2、V1O1O2V2 和 V1V2O2 与 O1V1O2V2、O1V1V2 和 O2V2V1 正好相反,如果以动词 V1 为中轴,则呈对称性分布;O1O2V1V2 中两个宾语前置于两个动词,以 V1 为中心,呈不对称性分布。OV 型语言动词不移位,其连动结构是宾语和动词基础生成;VO 型语言动词移位,其连动结构只可能是由于动词和宾语作提升移位而生成。第三,V1 移位距离最短,O2 次之,V2 移位距离最长,因此,O1V1O2V2 最容易形成连动结构,O1 最容易成为共享宾语,其次是 O1V1V2、O2V2V1、V1O1V2O2,最后是 O1O2V1V2,O2 最不容易成为共享宾语。换言之,生成 O1V1O2V2 连动结构,动词移位距离最短;生成 O1O2V1V2 连动结构,动词移位距离最长,生成 O1V1V2、O2V2V1、V1O1V2O2 和 V1V2O2 连动结构,动词移位距离介于上述二者之间。

6. 结语

根据本文的讨论,动词移位参数可以推导出两种类型的连动结构:SVO 型和 SOV 型。受事性的“强弱”本身不是参数,动词移位才是一项参数。根据分析,受事性的差异和连动结构各个成分顺序的差异最终由动词移位决定。连动结构宾语的出现和位置以及连动结构的句式转换均与动词移位的距离有关。SVO 型连动结构宾语/动词比单一动词宾语句宾语/动词移得更靠前,SOV 型连动结构宾语/动词比 SVO 型连动结构宾语/动词移得更靠前。动词移得越靠前,连动结构越容易违反语序-时序对应原则。这个发现还可以进一步在体标记的形态和无定名短语宾语的分布等现象中得到印证,并得到语言类型学证据的支持。

附注

① 彝语、羌语、喀卓语、哈尼语、拉祜语、景颇语例句取自戴庆厦和邱月(2008a),Yatye 语取自 Stahlke(1970),Kwa 语取自 Lefebvre(1991:66),Yoruba 语和 Sranan 语取自 Baker(1989),Ijo 语取自 Williamson(1965),Nupe 语取自 Lord(1974),Miskito 语取自 Li(1991),朝鲜语取自李亚非(2007)。

② 认知语言学提出语言表达存在“临摹原则”和“抽象原则”,二者在语言符号的排列上共同起作用。临摹是与对象相像的符号,语言可以有不同程度的临摹性(谢信一 1991)。戴浩一(1988)指出,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其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即“时间顺序原则”(PTS),该原则是最广泛的临摹现象,是基于临摹的典型用例。

③ CONJ 为英语 conjunction 的缩略式,表示连词,分句间可为并列、从属等关系。

④ Ferguson(1996)指出,宾语显性提升与动词显性提升之间具有联系,因为动词核查宾语,如果宾语提升移位,则动词同样作提升移位。

- ⑤ V1 和 O1 之间、V2 和 O2 之间无核心成分插入,这是赋格的要求。换言之,V1 和 O1 必须紧邻,V2 和 O2 同样必须紧邻,否则结构不合法,如下所示:
- i. *S+V2+V1+O1
 - ii. *S+O2+V1+V2
 - iii. *S+V2+V1+O2
 - iv. *S+V2+V1+O1+O2
 - v. *S+O2+V1+O1+V2
 - vi. *S+O2+O1+V1+V2
 - vii. *S+O2+O1+V2+V1
- ⑥ 有关 Baker(1989)和李亚非(2007)在理论上自相矛盾的讨论,可参见杨永忠(2009a)。
- ⑦ O_i 和 O_d 分别表示间接宾语(Indirect Object)和直接宾语(Direct Object)。
- ⑧ Collins(1997)认为,V1 的宾语是 V2 的唯一论元。
- ⑨ 根据 Kayne(1994)和 Nunes(2004)的观点,省略的发生是受线性化要求的结果。省略结构中的空语类形式是零形式的基础生成。只有中心词选择的成分可以以零形式出现,省略结构中的空语类的出现是为满足中心词的选择性质(参见李艳惠 2005)。
- ⑩ 为了与上文保持一致,我们仍然用“共享宾语”这一概念。
- ⑪ 空位成分需要某个具体中心词的形式特征所允准。换言之,一个空位成分必须被格标记(Lobeck 1995,1999;李艳惠 2005)。
- ⑫ 根据 Muysken 和 Veenstra(1995),连动结构中 V1 的宾语 O1 比 V2 的宾语 O2 显著,O1 可以约束以代词形式出现的 O2,二者间的关系具有非对称性。VP1 的投射在句法层级结构中高于 VP2。
- ⑬ 戴庆厦和邱月(2008b)指出,藏缅语支配关系连动结构中 V1 往往虚化为“会”、“能”、“敢”等能愿动词。

参考文献

- Baker, M. 1989. Object sharing and projection i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J]. *Linguistic Inquiry* 20: 513-54.
- Barss, A. & H. Lasnik. 1986. A note on anaphora and double objects [J]. *Linguistic Inquiry* 17: 347-54.
- Chang, C. H. 1990. On serial verbs in Mandarin Chinese: VV compounds and co-verbal phrases [J]. *Ohio Stat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39: 288-315.
- Chomsky, N. 1981.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syntactic theory [A]. In N. Hornstein & D. Lightfoot (eds.), *Explanations in Linguistics* [C]. London: Longman.
- Collins, C. 1997. Argument sharing i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J]. *Linguistic Inquiry* 28(3): 461-97.
- Ferguson, K. S. 1996. Shortest move and object case checking [A]. In W. Abraham, S. David Epstein, H. Thráinsson & C. J. -W. Zwart (eds.), *Minimalist Ideas: Syntactic Studies in the Minimalist Framework*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97-111.
- Kayne, R. 1994. *The Antisymmetry of Syntax* [M]. Cambridge: MIT Press.
- Lefebvre, C. 1991. Tak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 Fon [A]. In C. Lefebvre (ed.), *Serial Verbs: Grammatical, Comparative and Cognitive Approaches* [C]. Amsterdam: Benjamins. 37-78.
- Li, C. & S.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M]. Berkeley et alibi: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Y. 1991. On deriving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 In C. Lefebvre (ed.), *Serial Verbs: Grammatical, Comparative and Cognitive Approaches* [C]. Amsterdam: Benjamins. 103-36.
- Lobeck, A. 1995. *Ellipsis: Functional Heads, Licensing and Identific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beck, A. 1999. VP ellipsis and the Minimalist Program: Some speculations and proposals [A]. In S. Shalom & E. Benmamoun (eds.), *Fragments: Studies in Ellipsis and Gapping*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8-123.
- Lord, C. 1974.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Yoruba [J]. *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 5: 195-204.
- Muysken, P. & T. Veenstra. 1995. Serial verbs [A]. In J. Arends, P. Muysken & N. Smith (eds.), *Pidgins and Creoles: An Introduction* [C]. Philadelphia: Benjamins. 289-301.
- Nunes, J. 2004. *Linearization of Chains and Side Movement* [M]. Cambridge/London: The MIT Press.
- Pollack, J. -Y. 1989. Verb movement, UG and the structure of IP [J]. *Linguistic Inquiry* 20: 365-424.
- Stahlke, H. 1970. Serial verbs [J]. *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 1: 60-99.
- Williamson, K. 1965. *A Grammar of the Kolokuma Dialect of Ijo*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戴浩一. 1988. 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黄河译)[J]. 国外语言学(1): 12-22.
- 戴庆厦、邱月. 2008a. 藏缅语和汉语连动结构比较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2): 72-82.
- 戴庆厦、邱月. 2008b. OV 型藏缅语连动结构的类型学特征[J]. 汉语学报(2): 2-10.
- 邓思颖. 2006. 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类型的参数分析[J]. 语言科学(6): 3-11.
- 何晓炜. 1999. 双宾结构的句法研究[J]. 现代外语(4): 331-45.
- 何晓炜. 2004. 核心功能语类与汉英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研究[J]. 外国语(5): 2-10.
- 胡建华. 1997. 英、汉语空语类的分类、分布与所指比较研究[J]. 外国语(5): 38-44.
- 李亚非. 2007. 论连动式中的语序-时序对应[J]. 语言科学(6): 3-10.
- 李艳惠. 2005. 省略与成分缺失[J]. 语言科学(2): 3-10.
- 刘辉. 2009. 汉语“同宾结构”的句法地位[J]. 中国语文(3): 225-33.
- 宋玉柱. 1992. 现代汉语语法基本知识[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谢信一. 1991. 汉语中的时间与意象(叶蜚声译)[J]. 国外语言学(4): 24-32.
- 邢福义. 1997. 汉语语法学[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杨永忠. 2009a. 再论连动式中的语序-时序对应[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5): 11-18.
- 杨永忠. 2009b. 非受事宾语句类型的参数分析[J]. 现代外语(1): 33-41.

(责任编辑 甄凤超)